



詩語背後

●木木

新安學：深港文脈斷想

一年一度的深圳讀書月結束快兩個月了，仍餘音裊裊，有關話題不時被提及。其中一場讓人念念不忘的活動，便是2024年11月24日在深圳圖書館中心館舉行的「深港地方志研究成果交流暨展示會」。那天，深港兩地文史界比較活躍的學者、專家及有關機構負責人都來了，用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傅偉中董事長的話說，深港兩地文史學者被一網打盡。

是次活動以「滄海桑田，雙城輝映」為主題，交流深港雙城在地方志研究方面的經驗和成果，講述雙城故事，探討雙城融合發展的路徑和前景。活動歷時一天，分成若干環節。我作為「主題對談」環節的主持人，與深圳市政協文化文史委主任尹昌龍、香港商報副總編輯王軍、香港地方志中心編輯部總監孫文彬、深圳地方志辦公室調研員張勁一起，經歷了一場饒有趣味的地域文化之旅。

對談內容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尋找對深港雙城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深港人」，追溯深港地名背後草蛇灰線的文史淵源，探討深港兩地山水相依、親緣相承、文脈相通的自然歷史關係，分析地方志編修中官方機構和民間力量各自所起的作用。在對談結束時，我再次呼籲深港兩地學者抓住機遇，攜手合作，創建一個展現海洋意象的「新安學」。

新安學的源頭在萬曆元年，即1573年。是年，明王朝析東莞縣另設新安縣，取「革故鼎新，轉危為安」之意，治南頭，轄今日深圳大部及香港全域。這是中國實行郡縣制以來，第一個完全以濱海地區和海島為轄地的建制縣，體現了經略海洋的雄心。如今，這方水土因孕生了香港、深圳兩座特大城市而蜚聲海內外。在不同視角下，這片山海相連的地方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位：從地理位置上講，是南方邊陲；就改革進程而言，是開放前沿；對文化發展來說，則是中西文明互動的中心。

近五個世紀以來，深港雙城經歷了從「同源分流」到「同向互補」的過程。所謂同

源，是指深港兩地同處新安縣的270年；分流從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算起，迄今也度過了180多年的風雨歲月。同向互補，大致是與改革開放進程同步的。1980年深圳設立經濟特區，表明深圳主動接受香港的輻射；2019年香港提出建設北部都會區，則表明香港主動接受深圳的輻射。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多年來，深港雙城同向而行，優勢互補，彼此成就，締造了當今世界絕無僅有的雙城關係。

把握深港關係，既要重視同源的一面，也要重視分流的一面。無論是因為同源而存在的共同點，還是因為分流而產生的不同點，都是後來兩地優勢互補的前提和基礎。在「同源分流」和「同向互補」的過程中，都由於特殊的歷史機緣，出現了一些具有濃厚深港兩地背景（包括人脈、事業、生活等）的人物，取得了諸多可遇不可求的成就，我們姑且稱他們為「深港人」。比如近代慈善「養教並重」思想的突出代表劉鑄伯，著名林學家、農學家、教育家凌道揚，百年招商局第二次輝煌的主要締造者袁庚等等。

如果說，歷史是戲劇，人物是演員，地理就是舞台。在新安縣450多年波瀾壯闊的歷史變遷中，在這片3,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產生了無數的新舊地名。而地名作為一種地域性文化符號，或者文化密碼，是一個地方的名片，留下了當地文明發展的痕跡，記錄着一方水土的滄海桑田。地名是有生命的，有着自己的成長軌跡。比如，香港和深圳作為地名，就各自經歷了三個階段：香港是從販運香木的港口到整個香港島，再到包括港島、九龍、新界在內的港英管治全域；深圳是從深圳墟到深圳鎮，再到今天的深圳經濟特區。

筆者2004年從北京派駐香港，2020年離港後又到深圳工作，前後已超過20年。在生命力最旺盛的歲月，與這片南國熱土結緣，實是一件幸事。近年來，我對深港兩地的歷史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而入口便是地名。香港工作結束前夕，出版了隨筆集《藏在地名裏的香港》。到深圳工作後，相繼參



●「滄海桑田，雙城輝映」主題對談現場。作者供圖

與「深城記」和「港深地名故事」兩項寫作行動。去年以來，又啟動全市74街道走訪計劃，通過對每一個街道的深入調研，探究大都市成長的細胞，解析流淌其中的血脈。我真切地感受到，深圳作為一個歷史悠久、文化多元的移民城市，在一千多年城市發展史中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坊間傳說深圳作為現代化大都市，是由一個小漁村經過40多年發展起來的，實在有些牽強。

比起深圳，香港城市發展的歷史要短一些，但城市風格同樣獨特。正是這兩個具有獨特風格的城市及其相互關係，奠定了新安學自成一派的地理基礎。而海洋文化、移民文化、特區文化，似可成為新安學的三大學理支柱。

新安學與嶺南文化關係密切，但互不隸屬。好比深港關係，若將其視為以新安縣為母體的一對獨立關係，也不隸屬於粵港關係。眾所周知，嶺南文化歷來以廣州為中心，東有梅州潮汕，西有佛山江門，一左一右，呈拱衛之勢。深圳和香港並不是嶺南文化的主流，甚至長期被視為「文化沙漠」。而新安學恰恰以深圳、香港為主要載體，可以說是在嶺南文化相對貧瘠的土壤上生長起來的一棵大樹。

深港人、深港事、深港文化……新安學呼之欲出。有道是：新安一脈五百年多少桑田滄海，深港雙城三千里無非天道人心。假以時日，能不能在中國地域文化三大顯學——「大漠孤煙」的敦煌學，「雪域高原」的西藏學，「小橋流水」的徽州學之外，看到一個以浩瀚海洋為依託的新安學呢？如果真有那麼一天，中國文化的版圖就更加完整了。

所以，在為「主題對談」作結時，我深有觸動地說：「希望今天活動的成功舉辦，不是結束，而是開始。」

字裏行間

●黃仲鳴

林庚的新文學史講義

2000年代中，北大中文系教授潘西堂在南京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偶見一冊《中國新文學史略》，鉛印線裝。最令他驚喜的是，目錄首頁首行題「中國新文學史略研究（上編）」「林庚」。噢！作者原來是林庚！這是他尚未出版的授課講義。

林庚（1910-2006），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中文系並留校任教，後執教於廈門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著有《唐詩綜論》《中國文學簡史》《西遊記漫話》，詩集《北平情歌》《春野與窗》等。至於這部《中國新文學史略》則未之見也。再細審該書，應是林庚於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在北平師範大學的講義，並於1937年2月贈給羅根澤（字雨亭，1900-1960），因扉頁有林庚的題識：「雨亭兄教正弟林庚敬贈」。潘西堂回到北京後，特意詢問了與林庚熟悉的袁行霈、葛曉音和張鳴三位教授，結果他們都說沒見過此稿。至此，潘西堂知道如獲至寶了。而事有湊巧，不久之後，林庚家人請傅剛教授和他幫助整理林庚的古籍藏書，在書架上意外見到了兩冊《中國新文學史略》，也同樣僅有「上編」。林庚家人同意將其中一冊贈送給他。潘西堂十分慚愧，因他對新文學是徹底的門外漢，於是把這份講義轉贈中文系現代文學研究大家孫玉石，孫讀後大為嘆賞，認為這是一部極具價值的「新文學當代史」，鼓勵他將它整理出來。

2010年1月，北大中文系舉辦紀念林庚先生百年誕辰的學術研討會，潘西堂就把《中國新文學史略》做了初步整理，提交給研討會。高遠東教授認為此稿足資研究，又將它推薦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刊於2011年第1期，同期一起發表的，還有孫玉石和吳曉東教授合作撰寫的《元氣淋漓的「新文學之當代史」——讀林庚〈中國新文學史略〉》。至此，林庚這部講義始獲世人所知。

我手上的版本是香港中和出版社2021年5月第1版。封底編者稱林庚是「清華四劍客」，哪「四劍客」？季羨林、吳組細、林庚、李長之是也。

除林庚外，其餘「三劍」，我早已拜讀過他們的著作了，林庚則為後識。封底又云是「北大中文四老」中一員，即林庚之外，還有吳組細、王瑤、季鎮淮。林庚如無斤兩，怎能忝列其中。

孫玉石、吳曉東合寫的文章，亦收書中。這篇長文，值得我們細細閱讀，在結尾時，他們說：「《中國新文學史略》僅有『上編』，讀罷不禁使人對『下編』心生嚮往。但從上編結束的時間上推測，林庚先生似乎未能有機會寫出下編，抗戰就爆發了。」並說，如果這門課仍能繼續下去，選些作家作品來講述，以林庚身為詩人的敏銳和藝術感覺，必有過人之處的評述。斯言當是。但僅僅這「上編」，就可見林庚的才識了。尤其是有關談論當年的報刊和新文學的關係，更見他的識見。



●林庚出土之作。作者供圖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苦瓜乾咁嘅面口·擗口擗面；擗埋口面·埋堆·心都涼埋·心都寒埋



「擗」住發野
「擗」起個潮膠膠

做咩「苦瓜乾咁嘅面口/擗口擗面/擗埋口面」呀？啱啱飲咗杯苦瓜乾沖水囉！

Leo, 我初嚟埗到，請多多關照！George, 我只係有一樣嘢想提醒你，做咩睇清楚好「埋堆」，「埋埋堆堆」就你你你論論，哈哈...

《粵語講呢啲》
苦瓜乾咁嘅面口·擗口擗面；擗埋口面·埋堆·心都涼埋·心都寒埋

「笑容可掬」的相反詞是「愁眉苦臉」，以下是與「苦」字有關且頗形象化的用詞：
苦瓜乾；苦瓜乾咁嘅面口
一般會用長身的青皮苦瓜來做苦瓜乾。把苦瓜切片後不去瓜囊，在有陽光的日子曬幾天就成苦瓜乾。瓜囊失去水分，苦瓜乾片看上去有點像人苦着臉的樣子；因而有上述般的描述。

與「苦瓜乾咁嘅面口」意思相近，但感覺較粗俗的用語有：
擗口擗面；擗埋口面

其中：「擗」，讀「嘍1-2」，是造字，多作「拿」的借字。以下兩個是與此借字相關俗語：
跌落地擗返渣沙；乞兒兜擗飯食

「跌落地擗返渣沙」指跌倒在後不甘，抓回一把沙子來掩蓋方才跌倒的事實；

用以譏諷那些在失敗後除不肯承認外還「夾硬兜」（自圓其說）的人，與「死要面」（想法子挽回面子）意近。其實，這種不認失敗，失敗了還硬撐着的態度無非是給自己一個台階下。

「乞兒兜擗飯食」借喻連弱勢社群都不放過，照樣剝削；現今多用以形容無良僱主剝削員工福利以自肥或諷刺政府在未作全面考慮升斗市民的負擔能力而徵收一些費用、稅項等。

不過在「擗口擗面/擗埋口面」中的「擗」卻是「拉」的借字。「擗口擗面/擗埋口面」就是「拉口拉面/拉埋口面」，且通過以下連串的演化而得：

愁眉苦面→拉長臉→臉拉長了→
嘴臉拉長了→口面拉長了→
拉長了口面→拉口拉面/拉埋口面

小時候讀書，班裏頭都是有黨有派，當然也有「獨行俠」的，但這畢竟是少數。為何有這種連群結黨現象呢？無他，單打獨鬥是要講「食力」（實力）的，如自問不是一個能獨當一面或強至不會被人欺負的人，就會選擇加入你認為可給你帶來保護或福利的「群組」作為「靠山」。表面上只解作「走在一起」的「埋堆」原來早已在我們的生命中出現了。到進入了社會工作，類似上述現象依然存在且更見深化——不「埋堆」所面對的遭遇是遭到排斥，且在很大程度上減低了晉升的機會。然而，每一「堆」或每個「山頭」均有其實力考量。職場中，「實力」會隨時勢的轉移而有所增減。萬一人加入了存在失勢風險的一方，他的前途就肯定「凍過水」（喻沒希望）了。言下之意：

埋堆先要睇清楚，埋堆堆聽食白果
話說回來，上面提到的「獨行俠」很多時並非自願而是被迫的。這是因個人能力過低或「樣衰」（相貌或行為不討好）而遭「堆中友」或「堆頭目」拒諸門外。

書面語中，「心涼」「心寒」也指心灰意冷。然而，此兩詞在粵語中被賦予不同意義。「心涼」指心存欣喜；「心都涼埋」（心也涼了）指那種眼與自己敵對的人陷於困境而有超爽的感覺。「心寒」指心存恐懼；「心都寒埋」（心也寒了）指遇上不在預期中的事情時心裏異常恐懼。

示例：
正話見到個情敵跌咗落坑渠，我「心都涼埋」！
呢排恒指日日跌一千幾百點，跌到啲散戶「心都寒埋」！

豆棚閒話

●青絲

柿餅責年

兒時每至春節前夕，國營雜貨店總會進貨回來大量柿餅，供應周邊的居民。民間舊俗，除夕須祭屋壓歲，名為「責年」，禱祝來年用度有餘，無須為衣食擔憂。到了年初二又要再拜一次神祈福，名為「開年」，所以很多人家須提前準備好拜神祭祖、款待客人的果餅小食。條件好的家庭，除了柿餅還有金橘餅、橄欖之類的蜜餞涼果，一般的家庭，只單獨準備柿餅也不算失禮。柿餅的外形扁圓，色澤黃燦燦的，加上口感甜美，帶有生活甜蜜的吉祥寓意，是上佳祭祀果品。拜完神後，又能續自己的五臟廟，可以直接吃，或者拿來煮糖水。遇到有親友上門拜年，煮兩個煎堆，放一個柿餅，是招待客人的經典甜品。那濃甜到骨子裏的滑膩香軟滋味，不僅承載着傳統節慶的歡樂，也因為助力渲染了溫馨團聚的熱鬧氛圍，被賦予了更為深遠的文化意義——小小的柿餅，曾是人們連接天地神靈、維繫親朋友誼的載體，為地域文化和社會歷史變遷的重要見證物。

平時國營雜貨店也有柿餅賣，用竹籃擺放在櫃枱外面，方便顧客自行挑選。每個柿餅上面都凝結着一層薄薄的白霜，乍看會覺得怪異，以為是受潮發霉了，但懂行的人就知道柿餅上面的白霜是好東西，遇到咽喉腫痛、肺燥乾咳，買一個柿餅回去，不用洗，連着白霜一

起嚼食或蒸了吃，到第二天通常就會緩解。柿子霜是經過長時間風乾曬後，果肉裏富含的糖分被析出，凝結在表面形成的，與西瓜霜一樣，都是治療咽疾的天然良藥。柿餅在各個季節時段所擔綱的角色是不同的，平時是「健字號」，到了過年，就變成了「食字號」。

不同地方和製法的柿餅，風味也有差異。有朋友到日本旅遊帶了些柿餅回來作伴手禮，我嘗後覺得比較軟嫩，口感沒那麼綿密。後來看根據日本作家水上勉的料理散文集《吃土的日子》改編的電影《舌尖上的禪》，裏面有日本長野縣特色柿餅的製作場面，我發現日本人製作柿餅，是用繩子把鮮柿子一個個串起來懸掛晾曬風乾的，而不是像我見慣的製法：用力揉搓柿子，把裏面的生澀水分擠出，壓扁後再鋪開攤在地面上晾曬。

電影裏的人物說，取用於大自然的食材，也帶有大自然的情感。我這才看懂，原來「吃土」並不是調侃嘲諷經濟困窘，只能吃泥土充飢，而是借柿餅之類的食材表達對出產土地的感激之情。世界各地的人都有自己順應自然的經驗形式，食物風味也往往會成為有別於他地的標識，但柿餅卻隱然表達出了一種超越地域的文化共通——殊途同歸的飲食審美背後，都是對農業時代風尚習俗的追慕。

詩詞偶拾

●靜如

<p>喜團圓·甲辰元夕探母</p> <p>寒芳暖雪，心蕭夢瑟，新影陳霞。雲間舊雁傳消息，蘊香待梅花。</p> <p>人月圓時，唧泥燕子，啄向春茶。些些句句，叨叨莞莞，忘了天涯。</p>	<p>小重山·過青州歐陽修山齋堂</p> <p>修有奇才養浩然。澄甘冷素色、醉林泉。啾鳴之跡隱蒼巒。侶仁孝、寬簡有英賢。</p> <p>千古至文傳。待歸金石錄、遠塵喧。山齋美好修禪。風過也、靜聽水潺潺。</p>
<p>春光好·全國助殘日寄語仁美詩人</p> <p>槐香細，水澄清。憶曾經。袖看新荷立蜻蜓。瑣窗明。</p> <p>行跡途中磨礪，幽潭絕處重生。好向詩香修道遠，補天晴。</p>	<p>菩薩蠻·聽「學詞門徑」有感</p> <p>清香花外滿春袂，清音玉玉澄明佩。豐碩稼軒盤，夢窗細雨看。</p> <p>送來高韻信，盈袖芳菲近。忽已地天寬，柳楊正吹綿。</p>
<p>減字木蘭花·聽公益歌曲《你的指尖》</p> <p>春生何處。暖去冬寒寒徹路。都與書傳。綠滿青山說善緣。</p> <p>一花一木。醉向心中修翠麓。歲月沉潛。千尺流霞在指尖。</p>	<p>霜天曉角·訪嘉定博物館</p> <p>離離別緒。又憶膠城旅。曲徑尋幽開闢，從一數、到十五。</p> <p>環顧。學行處。潛龍說族譜。何待鐵鞋踏破，且回望、秋霞圃。</p>
<p>相思引·瞻青州歸來堂並序</p> <p>春添花浪吹柳棉。小樓漱玉夢流連。芳煙布鏡，相守好因緣。</p> <p>莫恨兩舟頻影暮，彩雲追月又弦邊。詞宗故地，桃李灼千年。</p>	<p>瑞鶴仙·品老寨茶並序</p> <p>甲辰中秋前日，友以冰島老寨相召，焚香雲香片，耽茶馬古道，慢品數巡，野韻陶然，情深義篤，遂填長調以記。</p> <p>冰糖老寨韻。摘新翠天邊，葉青如寸。藍巾莫相問。付白鋤青葉，露花輕醞。土紅為視。終究是、夢深初吻。又頻頻、雲剪虹霓，隨玉清湯溫。</p> <p>歌訊。南國嶺頭，京華園裏，一盞秋潤。絲絲澄印。三生許，意難盡。這一枝一葉，一拈一品，多少情愁愛恨。望還休、冷杯香氣，吼龍隱隱。</p>